

一帆风顺的人生历程，
就不会波澜壮阔。
在艰难困苦中拼搏抗争的人生历程，
纵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
也波澜壮阔。

平凡的人生也 波澜壮阔

唐勇 / 著

我要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
我向往那陌生的城市，
向往山那边的那边从未走过的路径。

光明日报出版社

I 217.02
201342

阅 览

一帆风顺的人生历程，

就不会波澜壮阔。

在艰难困苦中拼搏抗争的人生历程，

纵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

也波澜壮阔。

平凡的人生也 波澜壮阔

唐勇 /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凡的人生也波澜壮阔 / 唐勇著. — 北京: 光明
日报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112-2898-7

I. ①平… II. ①唐…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8351号

平凡的人生也波澜壮阔

著 者: 唐勇

出版人: 朱庆
责任编辑: 李娟
封面设计: 苏涛

终审人: 温梦
责任校对: 任晓锋
责任印制: 曹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lijuan@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238千字

印 张: 10.62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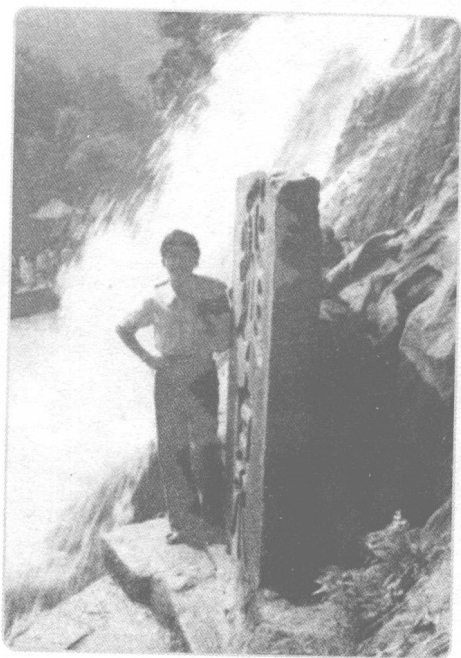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12-2898-7

定 价: 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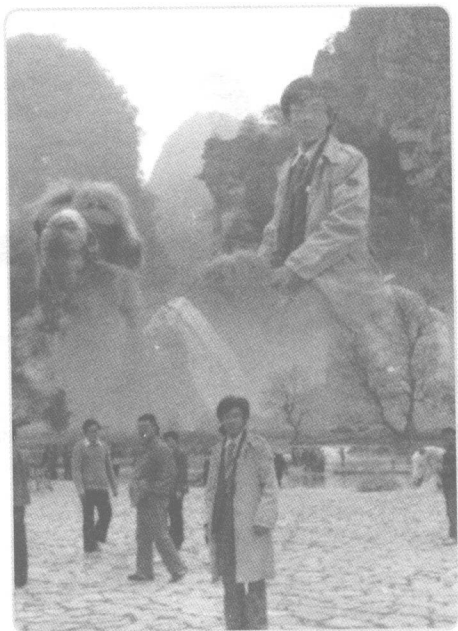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81年底，我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三峡，走到山那边的那边。这张照片是1982年1月5日摄于三峡。



1985年暑假，我独自去重庆，抵成都，上峨眉，游乐山。这是1985年7月7日在重庆南泉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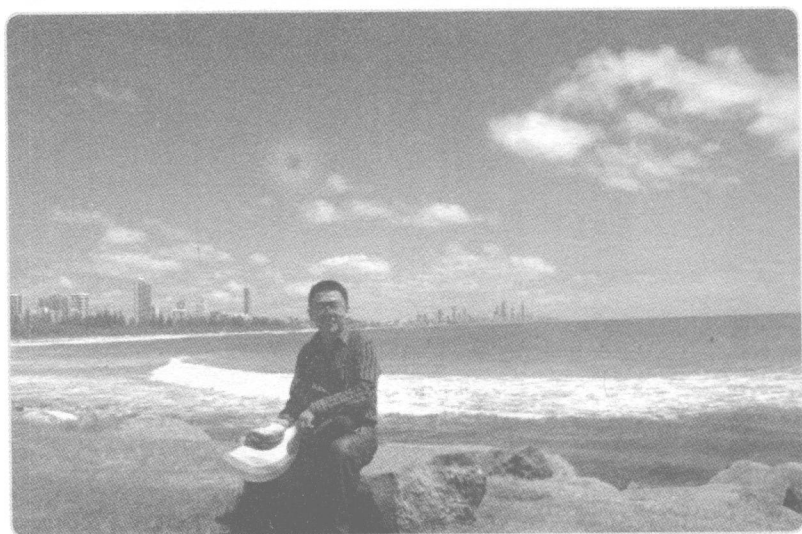
1988年，国家开发海南，全国数十万大学生涌向海南，海南出现了举世瞩目的人才大爆炸。这是1988年3月25日闯海南路过桂林时的留影。



1998年9月13日在首都北京神秘的中南海紫光阁前留影。



2005年到农村调研农民工培训时的留影。



2011年赴澳大利亚考察，于12月28日摄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

平凡的人生也波澜壮阔

(代序)

20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在重庆奉节县兴隆镇繁荣村——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偏僻乡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上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由于家中人口多，在那农村普遍都没有解决温饱的年代，家中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在我记忆中，小时候我家里是一贫如洗，日子过得十分惨淡，在学校的同学中，我是最穷的孩子。就是到了1979年我进师范学校时，家里仍没有摆脱贫困，有一件最刺痛我心的事：同寝室一位男生见我洗脸的毛巾十分破旧（因没钱买毛巾，我是拿的家里用得几乎不能再用的旧毛巾），当着全寝室的同学说他用来揩脚的毛巾都比我用来洗脸的毛巾好。他说的是句大实话，但却给我留下了心灵的创伤，几十年过去了，心里至今都难以原谅他对我的伤害。我在师范学校用的棉被还是父亲刚参加工作时的—床旧棉被，已用过近三十年了。到了寒冷的冬天，我却没有御寒的棉衣。《寒时叹》是其真实的写照。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经常提起让他流泪的一件事。那是我上高中时，代表学校去县城参加全县的中学生语文竞赛，当时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母亲觉得我要进城去，还是不能穿得太丢人，便把父亲一件唯一没有补丁的衣服拿给我穿上。这衣服尽管没有补丁，但我穿在身上长袍大袖，实际比穿我的补丁衣服更丢人。参加竞赛回来，父亲问我得奖没有，我说得了个三等奖。父

亲看着我身上长袍大袖的衣服，眼泪一涌而出，父亲说他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家里这么穷的一个孩子竟然还得了奖，多不容易啊，他觉得欠了孩子很多很多……对我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站在有记者、有镁光灯在前面闪烁的领奖台上，当镁光灯把我长袍大袖的衣服照亮的一刹那，我的眼里闪烁着泪光，那一刻，青春年少的我仿佛看到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

在我记忆中，我从小学就开始挣钱补贴家用。那时，家里喂了十几只羊，还给生产队喂了两头牛，每天早上，我得早早地起床，先放牛羊，再上学，常常因为要赶时间上学而顾不上吃早饭。下午放学回家后，照样要放牛羊。在山中放牛羊的同时，我还带着铁锹去采草药卖钱；到了中学，我还去当背夫，除给家里背煤外，还去背木料、运硫磺挣学费。《挣学费》一文就是这一段生活的真实记录。

在我小学阶段，我大姐不知从哪里带回一本小说《渔岛怒潮》，我看得如醉如痴，我常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那些同学竟然也听得如醉如痴，每当课间休息时，都要缠着我讲。现在想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一种成就感。我还模仿着书中的主人组织儿童团、战斗队，我把放学回家同路的小伙伴组织起来，我当团长，把红领巾取下来系在树上当旗帜。现在想来，当时我这个自封的团长是多么的威风、多么的自信，在我那充满童稚的眼睛里，未来的人生画卷一定也是波澜壮阔的！

我也是从那时开始爱上文学，同时也受念四书五经的父亲影响，自小学开始，我就与文学结缘。可惜那时没有更多让我如醉如痴的书，也没有人引导我去读更多的文学名著。父亲50年代订的《中国青年》杂志和几本破旧的《中华活页文选》成了我文学的启蒙教材。现在想来，那时喜欢读书而没有书可读是人生永

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高中时期陈景润是我们的偶像，同学们个个奋勇争先。我每天晚上都要学习到深夜。我在自己床头的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在里面放上一盏自己用墨水瓶制的油灯，将要复习的书籍堆放到枕边。那被油灯熏黑的墙壁至今还留在那里，每次回故乡去寻儿时的踪迹，见到床头墙壁上那油灯熏黑的洞，心中就涌动着无限的感慨——那是烙在我生命历程中不朽的印迹！

1979年，是我人生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那年秋天，我以全区（那时县下面还有区的建制）高中毕业生中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奉节县的最高学府——奉节师范学校。生产队的社员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后，个个奔走相告，因为我是我们那个生产队唯一考上师范的人。父亲得到这个消息，忙从地里跑回来，对全家人说：这是我们祖宗八代第一个吃上皇粮的！我至今记得父亲说这话时，激动得声音颤抖，身子也在颤抖，眼里翻动着泪花！

为了庆贺我家族第一个吃上皇粮的，家里两次大宴宾客。第一次是宴请亲朋好友，我记得来的人中间，那些伯伯、叔叔、婶娘及舅舅、舅妈、姨妈他们最激动，他们脸上绽开的笑容里盛满了幸福的容光，他们似乎是第一次享受到了一种无限的荣耀；第二次宴请，是请老师，不仅是请我毕业时教我的老师，而且是请从我读小学到高中时教过我的所有老师。《宴请老师》一文就是这次宴请的真实记录。那时的我，在偏僻贫穷的乡村，成了我们家族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家族的荣耀，在人们赞美的目光里，我也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

到了师范，尽管家里依旧很贫穷，我依旧是班上最穷的孩子，但我开始懂得了奋斗，懂得了贫穷并不可怕。回首师范的两年，是我学习最勤奋、获取知识最多的两年，也是我真正搏杀在人生

的疆场、立志改变自己命运的两年！那时，我得到了教我们语文的钟义兴老师的鼓励和帮助，我至今保存着他在我第一本诗稿习作上的批语：“许多诗已有诗味，读了使人心醉。多多努力吧，前程似锦，大有可为！”这几句鼓励的话语，我那时读了有千百遍。钟义兴老师还将我的诗拿到他教的其他几个班去朗诵，使我得到了极大的荣誉，有些同学还将我的诗抄录在笔记本上。那时学校伙食很差，钟老师经常把我叫到他家去吃饭；见我没有换洗的衣服，就把他儿子的衣服拿给我穿。正是在钟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在师范的两年，我背完了近三百篇古典诗文，写了千余首诗歌习作，我第一次变成铅字发表的诗也是这时写成的。我们教学楼后面那一排梧桐树下、学校东边那一段围墙上，就是我每天早上和傍晚背书的地方。钟义兴老师是我人生历程中永远值得我爱戴和敬仰的恩师！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我一直视他如父，他也视我如子。

师范的两年里，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在人生路上拼搏的两年。那时，我不仅是班上最穷的孩子，也是最不会料理自己生活的孩子，开始去的时候，怎样洗衣、怎样钉纽扣、怎样缝被套之类的事我都做不来，是跟着同学慢慢学会的。

在我的记忆中，每年到了寒假，回家是最艰难的一件事。那时每天从县城开往我家乡的公交车只有一班，要提前好几天订票，订票时，天不亮就得到售票口排队，有了票还不一定能顺利回家，因为天下大雪，道路被雪封锁，车只能走一半的路程，另一半的路程有六十多公里；而且得翻一座雪山。我记得有一年，我和一位女同学从中午下车后，开始翻那座雪山，到了山顶，那女同学不小心把背上的包滑落了，包顺着结冰的山坡滑下去了，我只好陪着她返回将那包捡回来，然后继续在雪地里爬行。那天我们差

不多在雪地里走了近十个小时，有一半时间是在黑夜里，就着雪光在行走。那天到家已是深夜了，那位女同学见到父母，一下就扑倒在她母亲怀里号啕大哭起来！这样真实的镜头以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开学的时候，仍然得步行六十多公里的雪路。师范两年的两个寒假，我们都是这样从雪地里走过来的。这段生活永远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

师范快毕业时，我们在城里一所小学实习。由于我的文学功底好，口才也不错，我上的语文课特别受学生欢迎，实习结束时，几个小学生围着我说“唐老师，你的课上得那么好，到时肯定要分在城里继续教我们。”多么天真可爱的孩子啊。毕业了，我连自己家所在的区中心校都没有去成，而是被分配到远离我家的一个更偏僻、更贫穷的村级小学——兴隆区新贺小学。

新贺小学是我踏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站。这里四面大山环抱，山脚下一小块平地，学校就在那平地上，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房子，只有教室，没有寝室，原在校的老师是住在由一间教室改成的几间寝室里。这一年我是唯一新分来的老师，没有寝室，学校领导只好把我安排在学校食堂用来装粮食的仓库里，这是一间偏水房，没有窗户，头上的两片玻璃瓦是唯一用来采光的。这房子总面积不到十平方米，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要猫着腰，否则就会顶着头上的瓦片。两根条凳上放一块破旧的木门就是床了。到了冬天，漫天飞舞着的雪花就从瓦缝里飘落下来，落在我的床上。在我记忆中，有多少个深黑的夜晚，我孤寂地躺在飘着雪花的床上，身子冻得瑟瑟发抖。有人告诉我，说床上那块木门板曾被借去抬过尸体的，这样我便经常噩梦不断。我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熬”字，贴在自己床头的墙壁上，那“熬”字在书写后，墨迹未干时，下面的四点

流下四行弯弯曲曲的黑色印迹，几位同事说那真像是四行黑色的眼泪，联想到这艰难的村小生活，看着这个“熬”字，让人心灵震撼！那时，学校吃的是包谷饭，土豆片作菜，一周吃一顿肉。每到周末，炊事员不上班，不回家的老师就得自己煮饭。我没有煮饭的炊具，每到周末就得走几十里山路回家，星期天下午返回学校，没有晚饭吃，我常常是从家里带几个母亲做的窝窝头充饥。

一个刚踏入社会的热血青年，一个对未来充满无限幻想的年轻人，面对如此艰难的生活，心中说不好是什么滋味。那时最喜欢顾城的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寻找光明。”我用这诗来安慰自己！

我要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我向往那陌生的城市，向往山那边的那边从未走过的路径。一头扎入社会，朦朦胧胧地在如同炼狱般的村级小学熬过了半年，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我决心离校出走，决心去闯荡天下，我再也忍受不了这孤独、寂寞、艰难、痛苦的日子了，我再也无法熬下去了。那时，有谁能理解一个热血青年内心的孤寂与苦痛啊！

我写了一首打油诗：“人生一世几春秋，莫将年华付水流。看破红尘多少事，何须寮中论欢愁。铁骨铮铮称好汉，岂安碌碌枉长头。为令华夏乾坤改，壮志不酬死不休。”我将这首打油诗用毛笔写在一张白纸上放在自己寝室门前，然后带着放假前发的二十几元工资（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二十九元五角）不辞而别，也给父母留了一个纸条，只说自己到远方去了，可能一年半载不会回来。

就这样，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真正的流浪生活，也是第一次真正的闯荡天下。“一时豪情贯长虹，半月流浪走霄汉”的诗句就是在这半月的流浪途中写的。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出夔门，

走出三峡，第一次坐轮船、坐火车，第一次见到大城市，第一次知道城里有公交车。我东下岳阳，南抵长沙，就在我到长沙的第二天，在挤公交车时，身上的钱被小偷扒了，我一下变得身无分文了。在这离家千里万里的异乡，我开始了在长沙的流浪生活。如何生存下去的重大课题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摆在我面前。前两天站在船头，看着那滚滚滔滔的大江，胸中涌起的波澜壮阔的激情，一下子化作了一片废墟，化成了一堆灰烬，被湘江的阵阵冷风吹散在长沙的街头。

从我离家出走的第二天，父亲就急得病倒在医院。我父亲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刚到十八岁，外出谋生，不幸在一次火灾中丧生，哥哥的死对父母是巨大的打击，母亲哭得晕过去好几次。从那以后，母亲的身体日渐消瘦，以后出生的我弟弟妹妹全没有乳汁喂养，这在《母亲与蚂蚁王》一文中有具体的描述。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刚成人就这样折损了，而他这个刚吃上皇粮的儿子又离家出走，不知去向。

我不假而别，加之父亲到学校去要人。学校一边派人去找我，一边研究我出走的原因，他们在我寝室门前找到了我写的那首“人生一世几春秋”的打油诗，看到其中有两句“为令华夏乾坤改，壮志不酬死不休”，便断定我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说我这首诗是反革命言论。按规定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就应该结束试用期，转为正式教师，就因为我写的这首打油诗是所谓的反革命言论给我定罪，连续三年都没给我转正，是我们那一届唯一没有如期转正的。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挫折。后来我到县教育局工作时，在教育局的档案里还看到了这份由学校上报来给我定罪的材料。

我离家出走的第二学年，被调到比新贺小学更偏僻的红安村小，这里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公路的“三不通”的地方，学

校也没有食堂，放学后，得自己到一里多远的地方去挑水，还要去山上打柴回来生火做饭，经常是到了晚上还没有吃午饭。这里的老师多是当地的代课老师，放学后他们全都回家了，就留下我一人在学校，一到晚上，那一种孤独、寂寞与恐惧实在难以用语言描述。

也许是那次离家出走的流浪生活，使我坚强了许多。我常用“铁骨铮铮称好汉”这句诗来鼓励自己。很快我也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开始认真教书，渐渐地也和学生的家长交上了朋友。我在教学之余，参加文学创作函授班的学习，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继续背古典诗文，同时开始诗歌、小说、文学剧本的创作学习，也开始有诗歌、散文在报刊上发表。这期间让我感到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我参加全县教师资格考试，我是全区300多名教师中仅有的3个过关的老师之一，我们先过关的3个教师作为辅导员，给其他没过关的近300名教师上辅导课，我的作文辅导课为我赢得了极大声誉，现在回想起来，还让我兴奋不已，眼前总会浮现出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年轻的我站在讲台上，洋洋洒洒，口若悬河，200多教师在下面被我讲的课深深地吸引，我的情绪感染着他们。有一次我对他们说，我可以把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全部古典诗词背出来，有几个教师当场随意抽考，我当场背诵，背着背着，下面爆发出一阵阵潮水般的掌声。县教育科学研究室巡查组的领导听说我给老师上的作文辅导课上得好，专门要我上一堂给他们听，那天有很多没有听过我课的老师也闻讯赶来。这是我人生走上工作岗位以来，第一次体验到的一种成功感觉。我想，我自己经历的那些激动人心的讲课场面，虽然没有那些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战前的演讲那么有名，但当时我内心的感觉也不会逊色多少——

这就是平凡的人生也波澜壮阔。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我创作的第一个独幕话剧《选择》，通过层层选拔，最后到县城去参加全县国庆三十五周年文娱汇演，获二等奖。这以后，我还写了一些小品、相声，而且自己参加演出。在县城参加话剧《选择》的演出中，里面演女主角的是和我一起红安村小教书的一个代课教师，那是一个非常漂亮、单纯得晶莹剔透的农村女孩，正是这个女孩让我遇到了人生第一次恋情，《飘逝的红纱巾》、《村小生活》就是这一段生活的真实记录。

那时的我，对文学创作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激情。我先后参加了诗歌、小说、散文的函授创作学习班，也经常因写作而废寝忘食。有一段时间，我写一个小说，好几次都是通宵达旦。我希望能通过文学创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最崇拜李白，希望有朝一日能像他那样“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能一举成名天下知。每年暑假，我都独自背一个布包外出旅游，寻找写作的灵感。有一年，我独自一人西上重庆，去成都，抵乐山，上峨眉，一路豪情万丈，大有气吞万里之势，在我身躯里流淌着青春的热血，激荡着理想的波涛。

1986年6月，奉节县举办首届白帝诗会，我因发表过一些诗，应邀参加了这次诗会，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那些以前十分崇拜的诗人，第一次面对面地与自己崇拜的诗人交流，感到无比荣幸。四川诗人鄢家发把他出版的诗集签名送给我，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来自自贡的诗人李加健在诗会上饱含激情地讲他的经历，朗诵他的《我诞生在每一个早上》的情景至今难忘；《青春文学》的编辑冯亦彤后来成了我诗歌创作的引路人，我的诗、小说都在《青春文学》学刊上发表。

这次诗会开阔了我的眼界，更加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回

到学校后，将自己周围爱好文学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晨笛文学社”，出版油印刊物。同时，我还应邀参加了奉节县城一些文学青年组织的“邹鹰文学社”，记得有一年暑假，洪水暴涨，交通阻塞，我一天步行一百多公里，跑到县城去参加文学聚会。现在想来，那时心中充满了怎样的激情呵！凭着那时胸中燃烧的熊熊烈火，躯体里沸腾的滚滚热血，谁能预料我们的人生不是波澜壮阔的人生？

在我热爱文学、追求理想的青春年华，我也有了第二次感情经历。那是在我组织的晨笛文学社里，有一位同样爱好文学的女孩，在她的身上，我几乎倾注了我平生最最热烈的爱的激情，体验了人生最至真至纯的情感，我青春的花园里几乎全部被这爱的烈焰焚烧着。我苦苦地追求了她整整五年时间，在那五年里，我把自己比作是少年维特，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我时常揣在身上，读了一遍又一遍，经常独自在深夜读得泪流满面。我把自己的日记编辑成《飘逝的红帆船》寄给她。然而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我也像维特一样失恋了，但我没有像维特那样选择自杀。我庆幸我活下来了。

1988年开发海南，我像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激情满怀地奔赴海南，这也是我时隔七年之后，第二次离家出走，去为前途闯荡天下，只是这次我谎称家里有事，向学校请了假，因为是上课期间，家里并不知道我又外出了。

当南去的列车呼啸而去，穿行在湘西大地崇山峻岭中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站在船头看到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时候，周身热血沸腾，心中激情澎湃，我仿佛是一位骑着战马的将军驰骋在人生壮丽的疆场。那一刻，我看到了18世纪指挥千军万马、横扫整个欧洲的拿破仑将军，看到了铁蹄直捣亚欧大陆的一代天